

王蒙仁，一九三九

年生，陕西扶风人，已

出版报告文学集、散文

集《历史，在地平线弯》，

《青藏风景线》、《青藏高

原之青》等书，曾获全

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大山不會沉默



大山不会沉默

王宗仁 著

华艺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24 号

大山不会沉默

著 者: 王宗仁
出 版: 华艺出版社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邮政编码 100010 电话 6736751)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32
字 数: 246 千字
印 张: 11
版 次: 1995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1995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0001—10000

书 号: ISBN7-80039-046-2/I·435

定 价: 10.50 元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或倒装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序

冯 牧

值此《中国当代著名军中作家精品大系》问世之际，华艺出版社的同志们希望我能说点什么。我想，为军事文学的发展推波助澜，对我这个“老兵”来说也是责无旁贷的。

从3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我的比较青年的一段时光正是随着人民军队迅速成长壮大的足音匆匆走过。戎马倥偬中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雄奇壮丽的、虽然平凡但也给人留下了或美好或严峻的人生印记的历史时刻。在那个年代，我和我周围的许多人都曾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讴歌这支可爱的人民军队和她所进行的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和祖国建设事业。其中不少我所熟识的同志此后都成为了卓有建树的军事文学最初的拓荒者。部分地由于这些原因，几十年来，我一直对军事文学保留了一份独特的深深的情感。

如众所知，五、六十年代之交，我国的军事文学创作迎来了一个大面积丰收的辉煌时期。一批战火中成长起来的部队作家写出了一批反映革命战争历史画卷的长篇小说，并以其激昂的旋律、饱满的情感和扎实的生活积累塑造了众多的英雄人物形象，赢得了极为广泛的读者。它们不仅标志着当

时军事文学所可能达到的高度，而且还当之无愧地代表了当时整个当代文学的较高水准。这些作品虽然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时代的烙印和历史进程所造成的思想局限性，但今天回想起他们当初的巨大影响来，仍然是令人激动和难以忘怀的。这些军事文学的拓荒者的业绩及其创造出来的具有开创意义的传世之作，毫无疑问地将成为重要的篇章永远记载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之中。

但是尽管如此，凭心而论，纵向比较而论，军事文学更加全面与深入的发展与繁荣却是在新时期中得以实现的。这不仅表现在创作队伍从量到质的大幅度的提高——一批老作家重振雄风，宝刀不老，笔耕不辍，精进不已；一批新人更后来居上，青胜于兰，给军事文学贯注了勃勃生机和逼人锐气，借用一位军旅评论家的话来概括，到80年代中期就已然形成了“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历史战争、当代战争、和平军营）联手作战”的鼎盛格局。而且，更为重要的也许还在另一方面——在反映军旅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在表达技巧的多样和创新方面，都挣脱了许多羁绊与桎梏，较之五、六十年代有了不可比拟的革命性的突进。涌现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名篇和才华横溢的优秀作家。部分作家作品甚至已经表现出了努力与世界战争文学对话的企图与追求。军事文学再度成为当代文学一个独具特色和无可取代的组成部分。并为整个新时期文学的进步作出了令人钦敬的重要贡献，屈指算来，新时期军旅文学至今已走入了它的第15个年头。当此之际，华艺出版社以一种战略眼光和气魄隆重推出以活跃于这十余年间的一些作家作品为主体的《中国当代著名军中作家精品大系》，我以为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它既是对新时期

军事文学优秀成果的一次系统回顾，更是对老中青三代部队作家中坚力量的一次集中检阅。由此来看这一特色已十分明显，既有三代作家中的佼佼者，又包括了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文学评论等主要文学样式。（说到文学评论，我不免要多说两句。由于评论“市场”小，目前所见到的各种“丛书”一般都少有收入“评论”者。因而华艺此举更见其不俗，一是编者动机不纯然为了“经济”效益；二是编者眼光独到，正如主编之一徐怀中所言：“不妨说军事文学批评与创作已经形成了一种对称的‘两翼’格局，至少理论批评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翼。它对新时期军事文学进军所起到的呐喊鼓吹、推波助澜以至点拨引导的作用是谁也不能抹杀的。”）总之，这套丛书的编辑与出版，在军事文学发展史上，称得上是一项创举，也是一项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我相信，这一艰巨而繁难的创意与劳作是一定会得到回报的。

我说的“回报”决不仅仅是指的“经济效益”——虽然这在目前很重要，甚至被一些人夸大了唯一价值尺度的高度。唯其如此，我才更加赞赏“大系”的选择。在商品经济成为当今的时代大潮之际，严肃的文学事业更需要严肃的出版家的理解与支持。“大系”的适时出版，从最切近的意义看，无疑将可能在稳定与激励军事文学创作队伍的军心和斗志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加速当前军事文学的艰难启动，从而早日走出人们所忧虑的“低谷”进入新的足以使一切有志向的作家们纵横驰骋的开阔地带。

不久前，我在长篇小说《白鹿原》的讨论会上针对当今文人“下海”现象提出了一个说法：叫做“与其下海，不如攀登”。在此，我想以一个部队的老兵和一个文学战线的老兵

的双重身份，重提一遍这个说法；与其“下海”，不如攀登——攀登军事文学的珠穆朗玛峰。并愿以此和一切有志于中国军事文学事业的朋友们共勉。

一九九三年八月于北京寓所

作 者 的 话

我始终不改初衷：文学创作是个苦差。从事报告文学创作似乎更如此。

谁如果想轻松，或贪图清闲，最好与文学绝缘。

同时，我也固执地认为，文学创作是一种幸福的享受，只有捉笔人自己可以品味到的享受。

我在海拔 5700 米的唐古拉山被高山症袭击得头晕目眩，但在我终于看到了壮丽的日出时，我在享受这种享受；

我在炉火炽红的高炉前被铁水烤映得浑身灼痛，但我终于看清了炉前工脸上那通红通红的汗水时，我在享受这种享受；

我在北大荒的一望无际的没有路的草原上不帶任何目的漫步时，我在享受这种享受。

波峰浪谷间，也许没有人给你双桨。

你有双手，也有双脚，照样可以行船。

付出劳动，就必然会有享受；获得享受，我会以十倍的努力去付出。

坚守一只果子的生命，在于它力量的核。

坚守你的生命，在于你的独立的人格。

我自己开辟的路把我的脚板牢牢地粘着。我不会停步，不会止步……

1994.5.28. 望柳庄

目 录

青藏高原之脊

——青藏风景线系列之一…………… (1)

女人，世界屋脊上新鲜的太阳

——青藏风景线系列之二…………… (45)

死亡线上的生命里程

——青藏风景线系列之三…………… (113)

亚运村的第一代村民…………… (182)

船夫曲

——无极的荒原系列之一…………… (246)

宁海涛声

——中国农村巨变系列之一…………… (306)

青藏高原之脊

——青藏风景线系列之一

我是一个曾经在青藏公路上跑过车、履历表上有过七年青藏奋斗史的“老高原”。这块高地平均海拔高度为4000米。当年我刚20岁出头，脚踏油门，西宁——拉萨；拉萨——西宁，哪一年都要跑上五六个来回。下高原内调时，朋友问我：“在生死线上驰骋七年，有何感想？”我回答：“还没跑够！”

时隔20多年后的1990年夏天，我重返昆仑山；从一踏上西宁的青藏公路零公里处的那一刻起，我就强烈地感到：曾经很熟悉的一切，似乎都变得陌生了！

我的步伐是充满憧憬的，因而有时很轻松；这步伐又难免掺杂着某些怯懦，因而有时很缓慢甚至犹豫。果然，我一上日月山，就阴差阳错地感到：离太阳近了，离死亡也近了。

青藏高原严重缺氧！

按人体正常需要氧气的比例计算，西宁缺氧15~20%；格尔木缺氧20~30%；昆仑山口以上缺氧40~50%。

如果谁把这些当成是耸人听闻的戏言，那么，就请他结识一下他肯定认为是“畸形人”的青藏线人吧！紫红色的脸庞像祖辈生活在雪山的藏家人。指关节变粗、指甲凹陷的手像深埋在沙包里的红柳根；沉默得近乎木讷的神情是因为不少人至少忍受着两三种高原病的折磨……

他们当初上青藏线时并不是这样。青藏线人在改造高原的同时，高原也改造着他们。而且这种互相改造还在继续着。

昆仑山西大滩泵站的窗台上，罐头盒里种着一棵海棠。盒上写着两个字：“忍耐”。

我对“忍耐”二字颇感兴趣。因为青藏线人正是靠着它，才在这人迹罕至的地方生存和奋斗过来的。

正在这当儿，江泽民总书记来到昆仑山下，接见了兵站部的连以上干部。他在讲话中说：“你们青藏兵站部组建以后，常年在青藏线上执勤，完成了许多重要任务。你们在自然环境和条件异常艰苦的情况下，培养和锤炼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革命精神。”

忍耐，共和国军人独有的品格！

兵站部先后有 10 多万人在这里生活和战斗过，其中的 600 多名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是在没有枪声、炮声的和平环境中的献身啊！昆仑山下那片一眼望不到边的陵园，覆盖着密密的白茨和红柳，呈现出一派苍凉、悲壮的景象。

那么，活着的人呢？

他们只知道抗争！

抗争，使一代又一代高原人在荒山雪岭深深地扎下了根。那是痛苦的扎根！

许多这样令人诧异的事例接二连三地撞到我的面前：在

☆☆☆☆☆☆☆☆☆☆☆☆☆☆☆☆☆☆☆☆大山不会沉默

高原缺氧地区已经生活习惯了的青藏线人，一旦回到内地得到正常的氧气供应以后，反而不适应了。于是，高原上便有了这个奇特的称谓：醉氧。

醉氧？

《辞海》上绝对查不到。它属于西部军人奋战青藏高原的专利。

头几年，兵站部的一位领导调到重庆工作，就是不适应，就像他当初从内地乍到高原那样不适应：头痛，呕吐，高烧不退，胸闷气短，茶饭不思……医生说，治疗他的病的唯一办法是把他再送回高原去。

醉氧！人类赖以生存的氧气对青藏线人竟然成了祸害。

高原的戈壁滩上到处都是没有钟点的季节河。那倒在河床上的羚羊就是它的解释词。

第一章 活的雕像

我很吃惊：会有这种事么？如果是在那个“为纲”的年代，这肯定是一个“新动向”。可是，给我讲这件事的兵站部的这位副部长，却非常镇静，甚至显得有点儿冷漠。

他说，在他经过唐古拉山的那天夜里，有人污染了山巅的汉白玉石雕像，将机油粘糊湖地泼在了像身、像座上。他还说，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两次了。第一次的那个人是兄弟部队的一位老兵，他一边泼洒着机油，一边发泄着：“雕像！雕像！老子在西藏干了十几年了，谁给我雕过像？”

副部长说完就走了，像吹了一阵风似的轻淡。

我却陷入了沉思，而且很有几分恼火！

西部本来没有雕像。1989年10月，青藏兵站部上高原执勤35周年之际，青海、西藏二省区动了心思，在唐古拉山建立了这座石像，那是一个顶风斗雪的军人石像，它象征着青藏线的一万多名官兵。

整个一支特别能忍耐的队伍被污染了！

转而又我想：何必动火呢？生活中什么样的人都会有的，那些污染别人的人首先向人们展示的是他自己的污秽；何况真正奉献着的西部军人是不会有雕像的，因为任何刀工精湛的艺术家，都难以塑造出他们的灵魂。

活的雕像是活的灵魂。他们有一颗不怕污染的洁净无暇的心。

A 西红柿价值的升华

那是一个夕阳久久不肯从山巅坠落的黄昏，昆仑山口某油库壮观、新奇的一幕使我大开眼界。我多日来苦苦觅寻的东西，想不到会在这时候轻而易举地得到了！

我国第一条横跨世界屋脊的1080公里的格尔木至拉萨地下输油管线就是从这个油库伸出的。它担负着百分之百的进藏油料的输送任务。近10年来共计有150万吨油料从这儿源源涌出，流往西藏。但是，此时我的注意力并不在那气势磅礴的架在山脊的“油龙”上，而是在昆仑山北麓的玻璃温室里。这是一个菜园，它的美景、壮景实在不亚于仙山琼阁。当它猛然间出现在我面前时，我竟惊讶得找不出合适的词儿

来形容它。碧绿？翠绿？油绿？似乎都显得苍白。后来我发现温室的粗糙的土坯墙上歪歪扭扭地刻着三个字：“雪山绿”，我的心头忽然一亮！有了：绿，雪山绿，军绿。青藏线人之魂！

大饱眼福！这个寸草不生的亘古野滩，千年雪山下的这方绿地。我认为四千里青藏线唯独这里景色最诱人。不信么？下面一组从这方绿地上长出来的数字，就足以让你理解我的心情为何那样激动！

一个南瓜 68 斤；一个茄子 5.8 斤；一条黄瓜 4.1 斤；一个萝卜 3 斤；一个西红柿 2.1 斤；豆角一米长；辣椒 27 公分
.....

仓库马主任站在仿佛洒了一层热乎乎的面汤的玻璃房中间，抹了把鼻尖上的热气，以七分自豪、三分神秘的口气对我们说：

“我们库里共有三个这样的温室，加在一起约一亩半地。昆仑山的暖房是四季种菜，常年收获。吃菜的旺季有三次。第一次在春节前后，第二次是三四月间，第三次就到了国庆节了。现在是 6 月，你们正好赶上了青黄不接的淡季。”

说着，他摇了摇足有二米高的“辣椒树”，颇有一点炫耀的意思。然后，唐主任摘了个西红柿塞到我手里，说：

“上次军报江永红记者来暖房，逮住这西红柿就吃起来，那家伙吃得满嘴淌水，真馋人！重二斤的柿子被他两口就消灭了。他说在这个地方吃西红柿比在北京进‘全聚德’还来劲。江记者这个人痛快！”

我拿着西红柿，却怎么也张不开嘴，怕羞。

我知道他们这菜种得很艰难。羊粪是从 120 公里外的西

大滩拣来的，人粪肥是从180公里外的大柴旦运来的，水是从5公里外的雪水河拉来的。单算经济帐就贴进去了老鼻子！种菜人说：我们在高原种菜种的是一种精神，一种追求。

我想到刚才在仓库办公楼前的空地上看到的那一株株“羊粪草”，头发丝一样的叶子，很硬，直扎手。主人说，那是头年从西大滩拣来的羊粪里的草籽落地长成的。够顽强了，羊儿没把它嚼碎，屙出来，它便从昆仑山深处挪到了戈壁滩上。

这就是精神么？

我找到了当初在昆仑山倡导种菜、几经失败、终于染绿了戈壁的这个仓库的原政委，现任兵站部副部长耿兴华。

“你实现了多少代人梦寐以求的愿望，在这块羊都不拉屎的地方种出了菜。”

“我们种菜与其说是为了吃，不如说是为了看。”

“看菜？太新鲜了！你能不能讲讲你们是怎么看的？”

“在冬天下雪的时候，或是夏天里飞砂走石的日子，我下了班就常常蹲在温室里看那红亮亮、脆鲜鲜的西红柿，瞅着它长个儿，看着它变红。一看就是半天儿，忘了吃饭，连抽烟也忘了。身后不知啥时候蹲了好些同志跟着我看菜，我竟然没有发觉……”

“连饭都不吃了，你这可真是看饱了肚子。”

“岂止是看饱了肚子，不少人看了这希罕的蔬菜，在这儿蹲得住了。原先总有一些人年年闹腾着要从我库往外挪。这个地方是‘三只蚊子一盘菜’，谁愿意留下？自打这‘昆仑菜园’出现后，便再也没有人提‘外流’的事了。我是政委，平时常常给大家上政治课，教育同志们要在昆仑山扎根。现在

我觉得，这个菜园似乎帮我做了不少思想政治工作。”

我理解。不仅是理解，更多的是对开辟“昆仑菜园”、并把蔬菜的价值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的高原人的发自内心的钦佩。

我对耿兴华刮目相看了，我由此推想他这个人的内心世界一定很丰富。去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五集电视系列片《西部没有雕像》后，在全国反映强烈。也许你还不知道，耿兴华正是这部电视片的作者之一。有人不解了，一个管“猪圈、菜地、豆腐房”的行政干部，哪来的雅兴写剧本？不奇怪，把这个耿部长与九年前在昆仑山口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建菜园的耿政委联系在一起，一切都迎刃而解。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耿兴华不但懂这个，而且会“变”。他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他具有一种不甘寂寞的精神，而且要把这种精神昭示给高原以外的人。他不需要人们的赞扬，只求大家对高原人能够理解。

耿兴华在青藏线上整整工作了三十年。我和他是老战友，曾在一个宣传处的办公室里工作过。他是大家公认的演讲起来具有相当诱惑力的演讲家。容易激动的人能写出好诗，耿兴华的诗作不多，但不乏精品。七八年前，报刊版面几乎全部被那些朦胧诗充斥着，耿兴华认真研究了其中的代表作，不懂，就是读不懂。他去请教一个对朦胧诗相当欣赏的人，竟然也说不出什么名堂来。于是，他熬了几个晚上，写了一组从青藏线的生活海洋里打捞出来的诗，发在《青海日报》副刊的头条。大家说：“盖帽了！”没有想到这次我见到他，他还不显老，近50岁的人了，当年那血气方刚的小青年气质并没有减少。人嘛，就应该这样，即使一百岁了，也不可把18